



相传司马相如宅邸筑有琴台，台上可抚琴、读书。图为琴台上的凤求凰雕塑

台 天地悠悠的回响

观天筑高台

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唐代蜀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古台，独立苍茫，胸中有万古，酣畅淋漓地描绘着面对古台的心境，穿越时空，打动着无数后来者。“诗仙”李白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没有独自涕下，而是高歌呐喊“燕昭延郭隗，筑黄金台”“揽涕黄金台，呼天哭昭王”；“诗圣”杜甫在夔州白帝城边沉郁地吟出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诗句……台，对古人而言，好似情感的触发器，引发出对古今沉浮、天地苍茫的叩问。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途经造口登郁孤台远望，留下的“郁孤台下清江水”之句流传千古。

“台”出现得很早，起源于商周，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。

台的早期功用主要是用来观天，沟通天人。古人在神话中设想的“神人、仙人登天”，是循阶而登。在古人的世界观里，自然界中能够充当天梯的，有高山与大树，至于人造的天梯，毋庸置疑必是仿高山筑造的高台。

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楚昭王就筑了一座著名的楚台——章华台，这座被誉为当时的“天下第一台”，“台高十丈，基广十五丈”，登台途中，甚至需要休息三次，因而也称三休台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有“轩辕之台，射者不敢西向射”。轩辕台就是黄帝台，台形方正，台下“四蛇相绕”以守护。《大荒北经》的共工台、《海内北经》中的帝尧台、帝舜台、帝丹朱台、帝舜台，据说每个台都由两座台组成，台的形状呈四方形。随着政权的更替，一座座高台在华夏大地拔地而起。此时，以沟通天已不是目的，彰显王权使人们不断为高台建筑添石加土。此外，还有祭祀的礼台、观景台、军事防御的烽火台、观测星象的天文台等。

1952年，修建宝成铁路时，考古学家在成都成华区驷马桥往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座由土坯和夯土构筑而成的土台基址，学者认为是建于商末废弃于秦代，用于沟通天人的祭祀土台——羊子山土台，这也是被发掘出来的全国最早最大的祭祀台遗址。羊子山土台呈西北—东南走向，土坯砌“回”字形土墙，土墙之间以夯土填实。推测土台为五级台阶状，高逾10米，直径逾140米。土台仅存中心部分40米左右见方，7.5米高的土堆。

成都青羊区的正府街，自宋代以来为历代成都府衙署所在地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蜀汉时期，此地为丞相诸葛亮府邸，建有诸葛亮观星台，刘备、诸葛亮曾于此观星。古观星台一般为夯土柱，高约4米，呈扇状辐射着13个土坑。这排夯土柱共有13个，古人利用两柱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日出，并依据日光推测季节及相关节气，安排农事。

唐宋时成都有望乡台，位于益州华阳，一名望乡台，在成都县北九里。《蜀中广记》引《成都记》曰：“望乡台，隋蜀王秀所筑。”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范成大赴川途中作诗《望乡台》，曰：“千山已尽一峰孤，立马行人莫疾驱。从此蜀川平似掌，更高何处望东吴。”

明清时期，温江的江安河畔有一钓鱼台，其修建者为明代温江进士任汉。史载其“宅傍新开江合小溪流处，筑钓台其上，后人名其江曰钓鱼台。左右有歧竹，蔚然深秀，汉优游其间，以终。”这个钓鱼台，后来多被人吟咏，亦是清时温江十二景之一的“钓台歧竹”，其旧址在温江公园东隅。温江诗人曾学传《钓鱼台》咏：地僻幽花静，江深翠竹寒。荒台余落日，今古几鱼竿？

台，最古老的园林建筑形式之一。古人堆土以筑高台，用以瞭望四方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台，观四方而高者。”强调台的建筑功用，是让人登临观览的高而平的建筑。台也是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《园冶》云称：“园林之台，或撮石而高上平者；或木架高而版平无屋者；或楼阁前出一步而敞者，俱为台。”在园林中，台常常被用作观景台，可以俯瞰整个园林的景色，也可以作为宴游场所。

许永强 冉玉杰 图



邛崃文君公园里的琴台

当高台不再是皇家宫苑的焦点，却转身成为其他造园者的心头好，虽然规模上完全不能比拟古时名台，但“台不在高，有土则名”。遍布四川各地的读书台，一座接一座崛起于山水田园间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诸葛亮明蜀时，曾筑台以集群儒，兼待四方贤才，称为“读书台”。其地与章城门路西之武侯宅相近，五代至宋为“乘烟观”。五代杜光庭《灵异记》称，“成都书台坊，武侯宅南乘烟观”。宋代双流人宋京有《书台》一首：“君不见孔明书台遗址旁，古书不见见荒凉。……十倍奇才安用书，此台昔时知有无。蜀人思君识古处，未若江水存兵图。黄冠所居门第改，祇有坊名今尚在。安得台边见古人，秋草重生类书带。”陆游也有《游诸葛武侯书台》一首：“世上俗锦宁办此，高台当日读何书。”



位于温江区连二里市古镇的金马碧鸡台，史载西汉文学家王褒曾到此寻找传说中的金马、碧鸡

超然观万物

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，诸葛亮曾借曹植的《铜雀台赋》激将周瑜，说曹操攻吴是为了“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”，结果促成了孙刘联盟。虽然这段情节是艺术虚构，但也并非没有根据。

悠悠高台，常与美人联系在一起：秦穆公之女弄玉嫁给萧史，于凤凰台上“学箫作凤鸣”，遂乘风飞天而去；战国时，韩凭之妻因美貌被宋康王强携至青陵台，遂自投台下，与韩凭化作相思树。还有夏桀瑶台上的妹喜、商纣鹿台上的妲己、吴王姑苏台上的西施与郑旦，则都被史官贴上了“亡国”的标签。

到了东汉魏晋时，高台建筑逐渐减少。外来之物“塔”，以及受塔影响发展出的高大楼阁，完全可以替代高台，施展“凭虚凌空”的游观功能。在皇家宫苑的重点建筑名单中，“台”这个标志性的名字，也被无意地抹去了。然而，在另外一些地方，台仍然绽放着光芒。

最为代表的是四川眉山的苏东坡。宋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刚踏上“仕

途”只有两年的苏东坡任凤翔判官，时任凤翔太守陈希亮在府衙后园修建了一座可供游赏的楼台，名为“凌虚”，请苏东坡作《凌虚台记》。熙宁七年（1075年），贬于密州的苏东坡在官舍庭院之北修建了一处“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”休闲胜地以登临远眺。苏轼特意为这座亭子取名为“超然台”，苏轼因此作《超然台记》，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奇伟丽者也……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。”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知足常乐、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。

元代，在都江堰岷江左岸山丘顶部有座斗鸡台，又称斗犀台。此处可俯瞰江流堰堰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北江少东为虎头山，为斗鸡台。台有水则，以尺画之，凡十有一。水及其九，其民喜，过则忧，没其则困。又书‘深淘滩，低作堰’六字其旁，为治水之法，皆（李）冰所为也。”清人郭维翰有《斗鸡台》一首：“荒台浪说鸡飞去，遗迹依然号斗鸡。石柱已看三面倒，土人犹说五更啼。子安有微凭谁续，祖逊无鞭任尔携。栖凤伏龙名胜迥，几人危步访城西。”

筑台好读书

德宗贞元15年（799年），中唐诗人元衡女婿段文昌入蜀初授书郎。因与同僚刘辟不和，被其进谗言贬到灵池县（今成都龙泉驿）多年。《唐诗记事》载，段文昌别业在广都之南龙华山（今成都市双流区），俗称文昌读书堂。读书堂在顺圣寺南，20世纪初时该寺犹存。宋人何耕有《题段文昌读书台》一首：“段公曾此读群书，读破应须万卷余。家礼一传为杂俎，裨官收采附虞初。”

南宋教育家、理学家、政治家、书法家魏了翁，是成都蒲江人。宁宗嘉定三年（1210）创办蒲江“鹤山书院”。宋理宗亲赐御书“鹤山书院”四大字，以示嘉奖。邛州鹤山书台有二，一在鹤林寺，一在幽居寺。清康熙《邛州志》“鹤山书台”条，记载：“今考书台有二，旧台在州西关外鹤林寺，为先生兄弟读书处”，“新台在幽居寺，与旧台并立，亦先生读书处”，“二台境俱幽雅”。该志“鹤林寺”条记载：“州城西七里，有旧白鹤书台，乃魏鹤山先生读书处。”“幽居寺”

条记载：“州城西七里，有新白鹤书台，去旧台不远，俱鹤山先生读书处”。嘉庆《邛州志》“鹤林寺”称：“地最清雅，多名人游赏题咏”，“幽居寺”称：“最幽雅，题咏尤多”。

与读书相关的莫过于司马相如的琴台了。琴台在司马相如宅邸附近，据《益州耆旧传》《益州记》，相如宅在市桥西二百步，少城中竿桥下一百多步之处。市桥故址在今同仁路南口附近。梁代萧纲《登琴台》诗云：“荒阶践昔径，复想鸣琴游。音容万春罢，高名千载留。弱枝生古树，旧石架清流。由来递相叹，逝川终不收。”唐代卢照邻《相如琴台》：“惺有雍容地，千年无四邻。园院风烟古，他台松栝春。云軿作赋客，月似听琴人。寂寂啼茸处，空伤游子神。”

杜甫的《琴台》自注：“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竿桥，北有琴台”，诗曰：“茂陵多病后，尚爱卓文君。酒肆人间世，琴台日暮云。野花留宝靥，蔓草见罗裙。归凤求凰意，寥寥不复闻。”诗中苍凉的怀古意味，正是文人筑造读书台的初衷。

花重锦官城

□席永君/文 何齐铁/图

在广大的川西平原，油菜花热烈，桃花、樱花、梨花、李花自三月起便次第开放。春天盛大、辽阔，草长莺飞，鲜花初绽，万物复苏，全然没有《荒原》的那般景象。想当年，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的陆游曾在这样的景色里信马由缰，流连忘返，而客居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，早已把成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，在《春夜喜雨》中抒写了他对春天成都的无限眷恋：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
经受春雨一夜洗礼滋润之后，锦官城的花朵红艳欲滴，饱含生机。早年读杜甫这首诗，就有一种难言的扑怀的欢喜。只要你深深地呼吸，似乎就能从这唯美的诗句里嗅到草木的清香，看到白露沾花、清露欲垂的景色。尤其，一个城市能被“锦”字形容，更让自己的脑海里闪现出色彩斑斓的锦绣，闪现出“天下母锦”——蜀锦历史上杰出的匠人卓文君的情影。一簇簇艳丽如红霞般的花朵，被雨水打湿后濡染开来，漫不经心地低垂于城市。这样的诗句一经朗朗阅读，那气味、那颜色、那湿度便会萦绕于你的舌尖、鼻下、眼前……

成都真是一座被鲜花簇拥的城市，早在千多年前，便有一处胜迹叫散花楼，民间相传天女曾在此处散花。大诗人李白还是文学青年时，便从家乡江油风尘仆仆赶到成都，登临散花楼，写下了“日照锦城头，朝光散花楼。金窗夹绣户，珠箔悬银钩”的诗句。全诗言辞华丽、意境飘逸。我曾陪同对李白情有独钟的法国汉学家蒲吉兰（Guihem Fabre）教授夜访散花楼。已是子夜时分，薄凉的夜色中，散花楼像一个花的聚宝盆，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花事。

天女早已在散花楼将花撒遍成都的每一个角落。如今，成都到处是花市，无论你去看青石桥花市，还是三圣乡花市、月亮湾花市、金林湾花市、火车南站花市，你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鲜花。

在春日的桂溪生态公园，你可以观赏到粉的、白的、玫瑰红的梅花；在青龙湖湿地公园，你可以观赏到樱花；在中湿地公园，你可以观赏到明亮而黄绒绒的金合欢；甚至在市内的红星桥，你还可以观赏到花期短暂的泡桐花。白天，泡桐花一朵紧挨着一朵，呈现出粉白的色彩，繁茂的枝丫甚至多情地垂到了水面上，让人顿觉如梦如幻；夜晚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泡桐花变成了粉紫色，春风微微拂动花瓣，不由得让人想起郁达夫的名作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……当你离开市区，前往龙泉驿、青白江、双流、新津、邛崃等近郊和远郊，等待你的是举办多年、已经在当地形成文化传统的桃花节、樱花节、梨花节和李花节。在被网友誉为“中国最美乡村公路”——崇州重庆路，你会在蜜蜂的引领下，与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春日盛宴——油菜花撞个满怀；而在水天一色的蒲江石象湖，明丽的郁金香早已高举各自的酒杯，庆祝春天的降临。那竞相绽放的热情红、优雅黄、娇艳粉、高贵紫、神秘黑、纯洁白，让那儿的春天盛大热烈，像一场盛典！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（白居易《大林寺桃花》）当大地春归，芳菲落尽，或许在成都的某处，你还能与春天不期而遇，感受它带来的最芬芳、最甜蜜的欢欣。



万福花市



扫更精彩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